

水患，滩区记忆里不休的魔咒



三年两决 为患百年的灾害链

□ 本报记者 于岸青

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

李白赋咏的黄河与现在的黄河水道不尽相同。此后千年，黄河长龙摆尾，历经数次改道，忽而北从天津入渤海，忽而南向夺淮注黄海。到晚清时，黄河合泗入淮又已三百余年，这安静令人不安。

1852年，魏源写出《筹海篇》。他在文中预测：黄河河道必将会改道北流，由大清河(古济水)入海。果然，三年后1855年(清咸丰五年)8月1日，黄河于河南兰阳(今兰考)铜瓦厢决口。黄河从撕破的堤口直冲而下，肆虐异常，千里平畴，尽成泽国。

鲁西南史上饱受洪灾之苦。以“善淤、善决、善徙”著称的黄河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，自周定王五年(公元前602年)以来，黄河下游大改道26次。根据历史文献记载，其中流路涉及菏泽的有12次。含沙量高达三成的黄河水每次冲淤，往往会淤出大片肥沃的滩地，天长日久，人们在滩上垦殖居住，形成聚落村邑。而一旦改道必然大水漫流，对滩地来说，就是灭顶之灾。

1855年，铜瓦厢决口后，自河口上溯至铜瓦厢，黄河在山东境内流经21州县。而此次山东有34个州县受灾，东明、菏泽、鄄城、郓城、巨野、金乡、范县、寿张等地灾情十分严重。当时的县志记载了这一惨况。菏泽县志：“水势异常汹涌，郡城几遭倾覆，而四乡一片汪洋，几成泽国。”金乡县志：“庐舍多圯，城内行舟。”阳信县志：“黄河决入大清河漫溢，秋禾尽没，房屋倒塌无算。”……

黄河北流，冲毁的是山东、河北等地区土地，而且黄河北流后，洪水灾害便长期存在，山东巡抚丁宝楨坚决要求堵住决口，恢复南行河道，由淮入海。但对于安徽、江苏等地来说，黄河决而北流，送走了缠绕七百多年的瘟神，岂能主动召回？安徽人李鸿章则代表着南方地主的利益，针锋相对主张因势利导，维持北流的新河。争执双方为了各自利益互不相让，于是黄河也就在鲁西南随心所欲肆意漫流，人民水深火热。直到同治三年，地方官在民众自发筑起的民检基础上开始筑堤防洪，历经二十年，到光绪十年新河堤防才终于完工，今天的黄河大堤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。

从1855年到1938年，黄河在山东行水83年，其中就有57年发生决溢灾害，可谓三年两决。这57年里，山东累计有966县(次)受灾。黄河改道前，大清河两岸人口稠密，经济繁荣，而随着那场延续20多年尘埃方始落定的争论，山东永远失去了大运河的漕运优势，也挥别了500年的繁华和永丰大盐场的源源宝藏。

在为患鲁西南百年的灾害链中既有天灾，也有人祸。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6月9日，为阻止日军西进，国民党政府采取“以水代兵”的办法，下令扒开位于河南郑州黄河南岸的渡口——花园口，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，形成大片黄泛区。据1948年的统计，从花园口决堤到1947年堵口，九年间仅山东因黄泛而死亡的人口就达40万人左右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为实现蒋介石宣称的“可抵四十万大军”的黄河战略，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决定堵复花园口的决堤口门，让黄河水回归故道，企图在冀鲁豫和渤海解放区没有修复堤防工程的情况下，制造新的黄泛区。

战争的九年间，鲁西南黄河故道堤防受战争和自然的破坏，堤残破不堪，险工毁坏殆尽。同时，黄河下游沿岸40万军民，在黄河滩上开辟了田地，建起了村庄。如堤防未及修复，黄河水突然回归，势必决堤泛滥，下游就要遭受灭顶之灾。

为了解除“黄泛区”人民的疾苦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大局为重，同意让黄河归故。这样，国共两党围绕黄河归故问题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，签订了一系列协议。

然而，1947年3月15日凌晨3时50分，国民党当局在解放区复堤工程尚有37处险工未完成，堤防60多公里未修复的情况下，单方面在花园口堵口合龙，放水归故。仅冀鲁豫解放区沿河10个县的滩区，被淹村庄即达237个，淹没耕地27万多亩。解放区出动30万民工组成的治黄大军日夜奋战在长达300多公里的大堤上，最终，黄河安全归故，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出现大的伤亡。

之后，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，拉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。这不仅标志着“黄河战略”彻底破产，而且到新中国成立，这段黄河安然度过了三次汛期。



黄河汛期，干部群众抢险救灾。(资料图片)

□ 本报记者 李子路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王思标

5个人捆在一起不让风刮跑，工作服被树枝刮成条，群众敲锣放鞭炮发求救信号，一巴掌拍死十几只蚊子……在黄河滩区，这些汛期里发生的故事，稍上年纪的人都能讲上几段。

“老黄河”轻伤不下火线

1982年8月4日，东明高村水文站洪峰流量超过12000立方米每秒，汇流特别快，来势凶猛，对堤防工程威胁巨大。不久，菏泽黄河滩区全部漫滩，形成冲刷淤滩、顺堤行洪的局面。

原菏泽黄河河务局水政科科长苏衍豪，当时任鄄城县黄河修防段工程股副股长，直接参与了刘口险工的抢险工作。他在回忆文章里写道，“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，但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，真是惊心动魄、险象环生。”

苏衍豪记得，当时洪水冲刷过程就像切豆腐块一样，坍塌十分严重。

鄄城修防段的工作人员全部投入抢险，还组织上千民工昼夜三班不停歇巡堤。河堤上下10千米内的柳树、杨树全部采伐一空，县指挥部不得不从几千米以外运送料物支援抢险。

连续的阴雨造成坝顶路面深陷2尺，只能靠人背肩扛运送物资。“大家没有任何防雨工具，任凭风吹雨打，身上分不清水和泥，几天几夜没有穿过干衣服。”苏衍豪说。

轻伤不下火线。几天下来，抢险人员仅有的工作服基本都已刮成了布条，鞋子也露出了脚趾，好多人手上起泡，没有人不眼睛红肿，没有人不声嘶力竭。苏衍豪亲眼看到有民工把几根木头送到堤防，瘫倒在大堤上。

在2号坝抢险中，由于坍塌过快，有3名抢险队员被裹挟着带人滔滔急流中。现场抢险人员惊呆了，拼命往下游奔逃，直到人露出水面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休息1个小时后，落水职工又到了抢险第一线，重新抄起家伙抗洪。

苏衍豪说：“幸亏当时有‘老黄河’们精湛的抢险技术和新招收青年职工的无畏拼搏，大堤才保了下来。”

为了呼救敲锣放鞭炮

1996年8月，黄河花园口站连续出现两次洪峰，菏泽211段坝岸出现险情271次。东明县滩区在洪峰未到、黄河流量不到3000立方米每秒的情况下，就开始漫滩，很多滩区群众来不及转移，生产生活受到很大影响。

时任东明县焦园乡政府民政助理员的李少旺，当时在救灾一线。村庄被大水围困变成“孤岛”，出入只能靠船。

水下的玉米秆经常缠住螺旋桨，有时候费了半天劲才能开几十米。身为民政助理员，李少旺每次都开着船去村里转移受灾群众。他回忆说：“那时候通讯条件差，老百姓如果需要转移，有的放鞭炮，有的敲锣打鼓，我们就循着声音去找。”

大堤上是泥泞的土路，车开不动，救灾人员就下车边走边跑。堤外群众自发上大堤巡防，几乎每隔1米多就有一人站岗。李少旺告诉记者：“秋季蚊子多，到了晚上，你一个巴掌拍下来，手上就有十几只蚊子。”

提前训练船员起作用

2003年秋天，黄河流域发生了近20年未曾有过的秋汛，历时长、洪量大，整个抗洪过程在狂风暴雨中进行。

连续的阴雨天导致气温骤降。长兴集乡人大主席郑趁印说：“刚开始救援时我还穿着短袖，过了一个星期，就开始穿军大衣了。”夜间的黄河滩区，气温比白天低接近10摄氏度，不少抢险队员救援第二天就患上了感冒，但他们喝点姜汤、吃几片感冒药，就又投入战斗。

村民张瑞杰参加过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，这次救援他开着冲锋舟多次进村救人。他记得，有一次晚上十点接到群众求助，村里有人突发疾病需要送医。张瑞杰马上带着人开船过去，把病人送到了医院。

长兴集乡宣传委员李少旺说：“对于这场大水，乡里还是有所准备的，2003年春季就专门挑了5个人，训练他们怎么开船，张瑞杰就是其中之一，没想到真派上了用场。”

消失的唱门 远去的号子

“堤西发大水，面少和得稀”，艰辛停留在滩区人的生活里

□ 本报记者 子路 宝书 颖

“看今天规划道路好宽，树又绿房又亮换了新天。”这两天，东明县竹林新村村民魏连枝正忙着把写好的词谱上曲，宣传新村生活。30年前，她印象最深的唱词却是“堤西发大水，面少和得稀”。

在黄河滩区，再好的年景一来洪水，很多人家下半年就过不上温饱生活。他们就到邻村甚至更远的地方要饭，为了要得更多点，还要编一段唱词，当地人管这叫“唱门”。很多滩区群众都有过“唱门”的经历，不少人因此练就一副好嗓子。

搬到新村后，房屋安全了，道路畅通了，群众生活变好了，“唱门”不见了，魏连枝觉得，以前的歌曲小调还要唱起来。

73岁的彭忠从小在黄河边长大，他是黄河号子优秀市级代表性传承人。他说：“为防水患，沿河建起堤坝，劳动人民在运土、打夯，齐聚力量、共同用力时，情不自禁地发出了‘哎、嗨、呀、

哎”等喊声，逐渐形成了脍炙人口的号子。”

“根那木桩嗨呀，嗨嗨嗨嗨嗨嗨嗨嗨！……不怕那黄河嗨呀，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！人多那力量大嗨呀，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！能战胜嗨呀，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！”

高亢的黄河号子，记录了先辈们治水的画面和故事，凝聚了黄河儿女守卫家园的果敢和决心，更承载着百姓为追求幸福生活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……

□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王思标

9月下旬，东明县焦园乡丁老汉家的花生丰收了，粒大、饱满，喜滋滋地拉回家。

人常说黄河是铜头、铁尾、豆腐腰，东明正处于“豆腐腰”地段。这里一片平原，没有约束洪水的高山、峡谷，只有极易被冲刷的沙质土地。每到汛期，黄河就像一条黄龙，奔腾着、咆哮着，汹涌的水流在东西大堤之间滚滚而去，当地人称之为“滚河”。

滚河，使滩区的耕地、房屋经常“掉河”，严重时整个村庄消失。所以，滩区的土地今年在河东，明年就可能在河西；今年土地少些，明年又可能多些，频繁地变动，就有了“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”之说。

如果家在河东，土地却“滚”到了河西，就只好隔河种田。虽然隔河种田很艰苦，但对滩区的百姓来说已习以为常。历史上，每当春秋秋收，夏收夏管之时，农民都得过河去干活。特别是收麦时，人们提前几天就先把干粮做好晾干。麦子一熟，老人孩子在家留守，男女劳动力就带着锅灶柴火被褥农具，还有准备搭庵子住的席、箔之类，像搬家一样，乘船过河去地里，住就是十天半月。渴了，喝几口黄河水；累了，到草庵里歇歇；饿了，啃几口干馍。如逢下雨，草庵若挡不住风雨，更是受罪难忍，衣服湿了自己暖，铺盖湿了坐在草庵里等天明。“过河必须用船，过去都是用自家的小木船或

摆渡船，很不安全。现在有了浮桥，开机动车过浮桥种地，方便了许多。”丁老汉说。

滩区既然隔河种地难，还经常遭水灾，为何不迁居堤外呢？老话讲，滩区耕地多，洪水一灌，土地肥沃，不用肥料，庄稼就长得很好！只要不被水淹，收成怎么也比堤根强，素有“十年九不收，一收吃九秋”之说。堤根的土地差不多都是盐碱地、青沙地，“穿堤根，富河沿，种一葫芦有时还打不出俩瓢来”。

除了生产生活，滩区人在为人处事、性格脾气上也有不同之处，形成独特的滩区现象。过去常遭水灾，滩区人的财产没有保障，不像外人考虑长远，处处节省。堤外人说滩区人“有了狠，没了忍”。滩区人很要面子，对待客人，十分热情慷慨，恨不得倾其所有进行招待，即使家里没吃的了，到邻居家借瓢白面和几个鸡蛋，也要给客人吃。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习惯，使当地人的性格像黄河一样奔放，对钱、粮上的事不锱铢计较。



2013年6月，鄄平县黄河河务部门工作人员进行黄河标准化堤防建设。新华社发

这是第三次黄河大复堤的情景。万人上堤，手挽肩扛(资料照片)。新华社发